

中国的俄罗斯学：现代进展与历史溯源

李明滨

俄罗斯学教育史可溯源至 1919 年北大设立的“俄文学系”。“治俄文，穷俄事”，但学科不完备，缺乏有研究成果的学者群。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，学术研究走向系统和完备化，恰在此时正式提出了“苏联学”(俄罗斯学)的名称。

在中国，“俄罗斯学”从上世纪80年代引起重视。这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并得到承认的标志。此前这个名称并未流传开来，不像在俄国，研究中国的专业人才，可称为“汉学家”。在中国则不习惯于“俄罗斯学家”这种称呼。顶多称为“俄国通”（或者曾经的称谓“苏联通”），用的是大白话，并未提到学科的高度来认识。为了推动学科建设，理应建立专门的研究所。

俄罗斯学研究所的开创

北京大学俄语系于1988年申报,经丁石孙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通过,同意设立俄罗斯学研究所（原名苏联学研究所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改为现名）。确定研究的重点有二。

一为研究对方即俄罗斯的文化国情。俄罗斯是个大国，若泛称俄罗斯研究所恐涉及面太广而为研究力所不及，故加以“学”字，意在从总体上关注国情。内容再加限制，为“文化国情”，重在精神文化，便于实际操作。也可免得和广泛存在的“俄罗斯文化研究”之名雷同，没有特色。此外，也是为了要在本系固有的“文学”特点之上，再跨出一步，拓宽至文化，力求有所创新，使学科得以扩展。先师曹靖华教授早年主办的“俄罗斯语言文学系”业已独具文学特色。我们的创新，恰恰在于拓宽学科、增强文化。

二为扫描我方即中国对俄罗斯研究的状况，包括历史与现状的梳理，以便吸取历史经验和展望未来。这在国内可谓别出心裁。没想竟受到友邦关注，头10年间每年都有俄方学者来访,或派员外出交流经验,为北大俄语系走向国际交往创新了局面。

研究所开局良好，与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有关。成立的前一年,即1987年9月,丁石孙校长亲率的北大代表团（三人，另二人为教务部社科处长

吴同瑞和俄语系主任李明滨)访问莫斯科大学,商定恢复已中断了20年的、1950年代马寅初校长与彼得罗夫斯基校长签订的两校交流协议，发展合作事宜。

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梳理学科历史两个方面做了试验，获取成果。

学科建设上开两论三史

依据成立时设定的文化国情学方向，即在俄语系传统的语言、文学两个方向之外，增加了一个新的方向。早期的工作是面向研究生开设四门课：1.俄罗斯学导论；2.俄罗斯文化史；3.中俄文化交流史；4.俄罗斯国情研究（讨论）；5.俄罗斯学史略。后扩大增加有宗教、民族、国际关系、媒体宣传、翻译学等专题课，供研究生选修。

此即学科建设上的“两论三史”。如若加上本系语言文学方向上的基础课“两论”：文艺学引论、普通语言学，“两史”：俄苏文学史、中俄文学交流史。那么俄语系全系基础课就实现了“四论五史”齐全了。

研究所从1994年开始招收文化国情方向(俄罗斯学)的研究生,后发展为硕、博两级。并根据苏联解体后的新形式,适时编出基本教材《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》一书(20万字,2004年8月)。此外,首开基础课——俄罗斯学导论、俄罗斯文化史、中俄文化(文学)交流史也都出有教材。

其中有一门课需要特别说明,即利用综合大学优势广邀文、史、哲、经、政、军等校内外同行专家（多数为留苏学人）来讲“俄罗斯国情研究”（讨论）课程，讲授各自学科的研究成果、经验和当前热点。由所内教师参与讲授。并从各系聘请一批教授、博导为兼职教授，阵容可观：包括经济系法律系，国际政治系，哲学系，历史系。校外专家有中国社科院苏东所、外文所、世界史所，中国农科院，中国人民大学苏东所，国防大学及军科院等单位。其中社科院原所长刘克明和叶水夫同时聘为俄语系兼职教授，每年来系授



北大俄文楼

课。戈宝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、蒋路则为俄语系顾问，参与学科咨询。

对外交流以增进学科建设

与俄方的交流逐步扩展，由单向增为双向，由高校增至科学院系统,由单校增为多校。方式包括出访、参会、合作学术研究以及进修。内容已超出语言文学而涉及文化各个方面。笔者当年身兼系主任和所长，在实际操办上也有方便。

同莫斯科大学结有姊妹学校关系，交往自然最为密集。1980年代起至1995年,本系教师近40多人轮流一遍到莫大高访一年或半年,每人一次,满足了1950年代以来毕生教俄语而未见过俄罗斯的教师们之夙愿。这对于他们热爱专业、忠诚俄罗斯学教育更是极大的激励。

同苏联三大名校的另两所圣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,还有喀山大学也建立定期互访和参会的关系。个别成员到过伊尔库茨克大学讲学。

1990年代起与俄国科学院汉学方面三大研究所：远东所、东方学所、东方文献研究所,以及莫大的亚非所、彼大的东方学系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。尤其我方有“俄罗斯学研究所”的名义，很吸引俄方汉学研究机构的注意力,双向交流便趋向热络。我所每年至少一次接待俄国汉学家来访,包括专访、顺访和参会、进修路过。有时还有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和使馆库利科娃等各官员。重要的学术会议活动,如纪念苏联最大的汉学家阿翰林110

年诞辰(1991)、俄苏文学界泰斗纪念曹靖华95年诞辰(1992)、纪念普希金200年诞辰活动连续四次(每年一次),以及成立“普希金研究会”(1996—1999)、纪念莫大教授波兹涅耶娃100年诞辰,以及庆祝齐赫文斯基院士90岁华诞。此外,还有李福清院士追思会(2012年,与俄大使馆合办)。这些学术会议均属于首次,很受俄方的重视并具有国际影响。

本所的名义含有“俄罗斯学(独联体国家CHГ)研究所”，也使原苏联各国予以重视。先后应邀参加基辅大学和北京的首届、二届(1993、1995)“乌克兰学国际学术会”(并建立联系),北大两次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纪念会（2009/195周年,2014/200周年）,编出戈宝权译《谢甫琴科诗选》(国内唯一直接译自乌文的作品),并举办谢甫琴科与戈宝权纪念会等。

学科建设上的研究成果

总的设想是依托文学基础，权衡自身力量,汇集校内外同仁能力,向文化各领域开拓,并且找准学术空缺,予以突破,争取获得填补空白的创新成果。

在已有文学统编教材《俄国文学史》(1989)和《俄苏文学史》(三卷,曹靖华主编,1992)的基础上，研究所再向文化扩展,写成《俄罗斯文化史》(2013)。这样使得“俄罗斯学”项下已形成配套著作：

《苏联概况》(1987)、《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》(2004)、《俄罗斯文化史》(2013)、《中外文

化交流史》(2008)、《中外文学交流史——中俄卷》(2015)。

此外，还有俄苏文学领域的一大项目之成果。此前,在1980年代初俄语系内已成立“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”,其人员与俄罗斯学研究所有交叉,室与所互相配合。该室10余人做了“拾遗补缺”一大工程。拾因“反修”形势而遗漏的苏联文坛新资讯，补两国中断20年交往而缺失的史料。在10年间编成研究史料丛书《解冻文学及其思潮》、《必要的解释》(解冻文学思潮的启动者 爱伦堡文集)等9册和一本教材《苏联当代文学概况》，都属于改革以后新时期国内创风气之先的著作。

最近新增俄语系参与的“俄语语言学”翻译系列（2014)和“俄罗斯研究”丛书(张国有、宁琦主编,已出二辑),属于俄语系转向文化多方面发展的成果。

文化交流研究，属于本所的重点工作之一。建所20多年来,在俄罗斯文化研究方向,除已成书的《俄罗斯文化史》外,正在进行的有《俄语系学科史》《俄罗斯学家词典》《俄罗斯学人简论文集》,以及论其中名家张西曼、耿济之、刘泽荣、曹靖华、戈宝权、孙绳武、蒋路、穆木天、彭慧、魏荒弩等人的文章约15篇。

再有集中的大项目是“俄罗斯文化名人庄园丛书”,1999年筹划,共10卷,至2007年已出版8卷,其余2卷未出(普希金、阿克萨科夫)。已出的8卷包括：《莱蒙托夫与塔尔罕内庄园》《屠格涅夫与斯巴斯科耶-卢托维诺沃庄园》《托尔斯泰与雅斯纳亚·波良纳庄园》《契诃夫与美里霍沃庄园》《高尔基与卡希林庄园》《列宾与拜纳忒庄园》《柴可夫斯基与克林庄园》《列宁与高尔克庄园》。

另一大项目为翻译《世界神话百科全书》(苏联世界文学研究所编),近400万字,系所合作,自1989年立项,组织校内外48人参译。已进入统校,即出。

双向文化交流的两端是俄罗斯学和汉学,由此,理应关注到另一端,自然便产生了又一

(下转 6 版) ➡